

呂氏春秋

新校正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24

3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

此書發舊竝從務案說文從叅今竝改正

昏婁中旦氏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氏東方宿韓之分野

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案淮南天文訓氏屬宋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彗冥

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

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衍今刪去其數六

○注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衍今刪去

其數六

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鵲始巢

鴈在彭蠡澤是月

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

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為巢也雉雉雞乳

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乳卯也○

舊本作乳雉雉誤今案注

天子居冬堂右个

冬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

呂氏春秋卷之十二 季冬紀

F0124-(3)

也 乘予駱駕鐵驪載予旂衣黑衣服予玉食黍與蕡其器

宏以夤命有司大儺芻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

今人臘歲前一曰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

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芻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

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縣疑是今

之郡縣案續漢禮儀志亦於季冬出土牛此云立春節說

也 又異 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

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

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屬也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

也○月令無行字地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 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

魚故命其長也天子自行觀之 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

水澤復 復亦盛也復或作復凍重累也○月令作水澤腹

蓋之今 命取冰冰已入 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

刪去

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窮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

無司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

詩以逆暑仲秋夜逆寒亦如之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

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

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

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寢

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郊也下文是月也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

相合為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朔故日月窮于紀日有

常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

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于

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迴于牽牛故

于天也數將幾終歲將更始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

呂氏春秋卷之十二 季冬紀

役使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讀

日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乃命太史次諸

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以供

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

周棄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也親同

羊曰芻犬豕曰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

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太宰掌建邦之六

下九州之民者無不成獻其力咸皆也以供皇天上帝社

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之

是令行是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

一旬也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

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四鄰月令作四鄰行春令則胎

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

逆氣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火氣

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

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季冬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臨患忘利

道而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視死如歸也有如此者

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之君

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

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故人主之欲

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

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齊有北郭騷者結采區捆蒲葦

織菀履舊本作履履校云一作菀履今據尊師篇定作菀履以養其母猶不足尚

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

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

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

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

之○次分字衍說苑復恩篇無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有

無幾閒也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

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

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

豈不宐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

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嘗舊本作當訛今從說苑改

正焉彼作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今晏子見疑吾

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劔奉笥而從造於

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

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

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

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駟傳車也郊境

也○駟各本多作驛李本作駟案文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乘駟杜注駟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請而反之

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亾豈

不宐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亾豈不宐哉亦愈不知北郭騷能矣自責深也○舊本正文嬰之亾上有晏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亾文公名重

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周流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

天下窮矣賤矣窮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

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

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

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入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

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犢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

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

傳載介之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為詩而懸於公門之事說苑復恩篇以為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說尚

可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節士篇所載各不同梁仲子云橋死疑是橋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文

公聞之曰諱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

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

舊本簦誤從艸又注音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

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

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

焦唇乾暍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

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

古氏春秋卷十一介立

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巨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之而後能視日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巨也爰

旌目曰諱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

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

戰其履普普而來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

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

而死君子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鄭人

旌目其類也○普普而來禮記檀弓下作質買然來鄭人

之下鞵也鞵邑名也義則未聞○吳志伊字彙補云鞵音

相似古音附錄以革旁作者云古昏字未詳盧云韓哀侯

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此昏疑即漢志陳留郡之東昏

縣正鄭地鄭人下昏或即說韓滅鄭一事

莊躒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

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躒起而楚分

觀下云韓荆趙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

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

子說曰莊躒為盜於境內以為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為楚

成王時則又在前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躒為莊王苗裔

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典邊防三馬氏通考南蠻二辨

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為定獨困學紀聞考史據韓

非漢書以將軍莊躒與盜名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信盧

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躒伐夜郎

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躒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

遣將軍莊躒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

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為盜

於境內荀子言莊躒起楚分為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

荀子以唐蔑之死與躒並言案秦殺唐昧味即蔑在楚懷

王二十八八年則躒當威懷時亦可見此

注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未可知也

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

長平坑其四十萬眾

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

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

壯傷也

因相暴以相殺脆

弱者拜請以避死

免也

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

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

相為謀豈不遠哉

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今堅與赤性之有也○各本多脫案不見所為注豈脫漏歟

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

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倍百人為豪○舊校云豪士一作人豪昔周之

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國也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

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

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

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共頭水名

○案共頭即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

奉桑林宐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

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諱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

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其於人也忠信盡

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

壞自成也○壞宋邦又本作壤壤亦傷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

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遽疾上謀而行貨阻且而保

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持○阻割牲

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宣揚武王威殷

之夢以喜眾民○案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亡御覽五百
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妃夢見
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棧
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
命于皇天上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續吾
帝此其事也

間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

在令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漫不若

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

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有所重則欲全之

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武王為以全伯夷叔

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

而去輕身重名
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

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殺身故曰如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今以義為人

也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

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宏○避是矣當是時也智

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讎言士為知己

折於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得

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

乎輕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湯殷受命之王名天乙商

名發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桀夏失天下之王帝舉之

之王文丁之孫帝乙之子也○注文丁孔墨布衣之士也

舊本作太丁訛今據竹書紀年改正

呂氏春秋卷十一不侵

孔子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

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

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

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

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

故告語也故事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

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

亦眾人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

以養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句是國士畜我也○是舊本

多作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

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

孟嘗君為從關東曰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

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

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

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往行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

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昭王秦惠王之弟也醜或作恥恥辱也觀公孫宏云何也

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

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

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

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意則不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為人臣○舊本慙上脫

不字又屑訛作肖案戰國齊策云得志不如此者三人有
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肖為人臣今據補正如此者三人此
者三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
○策作能致其如此者五人有此者萬乘之嚴主辱其使
主霸王句順者退而自芻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
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
○七人策作十人注殊贅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明公孫宏敬
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策作孟嘗君千乘
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
矣此之謂也○策不辱君命可謂士
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
涪灘涪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

情性也涪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案今謂始皇
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辰之法推之知在癸丑
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為辛酉而此猶云涪
灘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周禮馮相保章
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
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人却謂之丁丑矣秋甲子
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文信侯曰呂不韋封
信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
下圖天也矩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是法
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亾也所以知壽夭吉凶
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
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
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
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序意

則智無由公公正也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盛隆以日倪而

西望知之故曰倪而西望之也○倪與睨同李本作兒注

謂日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日跌漢書天文志作日跌謝

云此句文與上不屬又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

下一段亦不當在此篇

冑進青荇為參乘舊校云一作青荇案李善注文選陳

書人表作青荇子水經汾水注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

也類象青荇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荇曰去長

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選注無青荇曰少而與子友

子且為大事○選注作子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

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

可適可得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荇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

廢交友之道也青荇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舊云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

地陰也實而能受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經猶道也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舊本以以殊形殊能異宐說之形能各有所施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故說譯之也

則天地平矣合和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舊校云一作

平也者皆反其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情變其形也

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風有八等水有六川○淮南地形訓云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有始覽

有六品後六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鈞平也

主故曰鈞天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中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

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

吳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分野斗牛

故曰冬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幽天東壁北方宿一西方

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

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

分野○注昂畢上當西南曰朱天其星觜雋參東井西南

有胃魯之分野五字天雋參西方宿一名實沈南方曰炎

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鷄首秦之分野南方曰炎

天其星興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

七星南方宿一名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分野翼軫一

名鷄尾楚之分野○注張翼軫南方宿舊脫軫字又南訛

補正今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兩

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河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出

其北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為

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

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王

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

華陰縣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石扶風美陽縣西

為西嶽也北羊腸其山盤紆響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

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響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

注末七字善本缺據李善注文選魏武帝苦寒行所引補

又誘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

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

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覽

七

城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
作大汾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聞冥阨淮南作灑既彼注
云今宏農灑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慎注灑又塞
字舊本脫今殺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殺在弘農灑池縣西
秦傳文增通太原關令疵處則未聞句注在雁門居庸在上谷沮陽
之東通軍都關也○淮南殺下有坂字令疵舊本訛作疵
處據注是令疵淮南注云令疵在遼西則即是令支乃齊
桓所制者又軍都關舊訛作居都關淮南注作運都關錢
云運乃軍之訛軍都亦上谷何謂九藪藪澤無水曰藪
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楚之雲夢雲夢在南秦之陽華
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楚之雲夢郡華容在秦秦之陽華
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爾雅作陽陞淮晉之大陸
南作陽紆注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
魏獻子所敗猶楚之華容也○注改梁之圃田圃田在今
舊訛作居據左氏定元年傳改正梁之圃田河南中牟
○梁淮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淮南齊之
南作鄭宋之孟諸注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淮南齊之
海隅隅猶趙之鉅鹿廣阿澤也○郭璞注爾雅晉有大陸

趙之鉅鹿而有魯之大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
野周之焦護為十藪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
作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良氣所融風東方曰滔風氣
所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熏風舊校云熏風或作景風
○淮南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薰風或作景風
淮南作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薰風或作景風
景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薰風或作景風
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西南曰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
陽縣作詩引俱作凱風西南曰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
方曰颶風兌氣所生一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
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
江水淮水河出崑崙崑崙東北陝赤水出其東南陝遼水出砥
出崑崙西北陝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
在南陽平氏縣也○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外又下
作直遼東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
無至字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
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
四海之內緯長經短

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覽

三

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淮南注作徑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內乃注之也

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北極極內等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辰星

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

兮明遠道外道也故曰周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

之下無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也當極之

日疑是夏日不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

蓋天地之中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

如牛引之有皮黃葉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

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注引舊

作豕字訛案海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

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藥其木若藎其名曰建木在窳窳

西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萬物易曰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故曰大同也眾耳目鼻口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眾異

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聖人

覽焉以觀其類天斟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

天地之初始成也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陰陽材物之精

陰陽皆由天地陰陽例萬物也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

各得其所樂故日之所安平也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黃帝

之時天先見大蟪大螻螻螻蛄舊本作蛄螻今補正黃帝

日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及禹

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日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

呂氏春秋卷之三 應同

尚青其事則木

法木色青

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

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法金色白

及文王之時

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

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法火色赤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

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法水色黑

水氣至而不知

數備將徙于土

舊校云徙一作見

天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

助猶成也

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

應和

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

動

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角而小角和言類相感也

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

火火就燥

水流溼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然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

舊本誤作角鱗吳

志伊字彙補載之徐仲山謂魚鱗之訛今案唐宋

旱雲煙

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

御覽八皆作比

故以龍

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

軍師訓罰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戮人喜生

戰地故生其處也○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此偏

不為孝文王諱何也注亦不明訓罰疑討罰戮人舊作戰

人訛今

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

自從也凡人以為天

命不知其所由也

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

案覆巢舊誤倒今乙正剗獸食

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

疑當作不往○疑當作不

從同不可為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

遮後也君同則來

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

聽從父雖親以黑為

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茫茫昧昧

舊本皆不重案文子符言上仁篇淮南繆稱泰族

訓及御覽七十七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補正

因天之威

舊校云一作道

與元同氣

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

義同仁霸者同力同武力也○文子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

於世於世義也霸者同力淮南並作同功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義粗惡也精精微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

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為善而

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桀為惡而眾惡來商箴云天降

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職主也故國亂

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亾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

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

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況於賢主乎

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足止治則

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

因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為攻矣解在乎史墨

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事見召類篇

應同○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

三日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

者多故句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

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亾鉄者意其

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

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扣其谷而得其鉄○扣舊訛作相

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

甲裳以帛以帛公息忌○舊校云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

綴甲綴甲一作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

古天春火卷一三法九

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
 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
 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
 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
 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有所
 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
 公息忌雖無組○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為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
 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醜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
 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

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
 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列子黃帝篇注竝作掘殫作潛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攷淮南說林訓又作銚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
○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
 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

○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 世主多盛其歡樂○舊校云歡一作觀 大其鐘鼓侈其

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

壯狡汙盡窮屈○狡與佼同說見仲夏紀 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

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

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庫其守具寡可襲而篡

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與墨子非攻篇意同 周書曰往者不可

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

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為

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碁

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

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

閒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 功先名

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

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言善言也 造

父始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梁仲子云

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此大豆當讀泰案蠶門即逢蒙荀子王霸篇史記龜策傳皆同漢書人表作逢門

子莊子作蓬蒙法言學行篇作逢蒙香薄紅切 御大豆射

鹽鐵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本孟子乃作逢蒙 御大豆射

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深術 不徙之所以致遠

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故御射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

而發中可以 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

除害禁暴也 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

呂氏春秋卷十三 聽言

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見不屈篇公孫龍之說燕昭王

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說偃兵見應言篇梁仲子云空洛之遇事見後淫辭篇作空

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人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二事亦見淫辭篇

聽言

五日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梁仲子云淮南子論訓作一

饋而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故曰通乎己之

足不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愉易平靜以待物不爭

之使夫自得之○舊校云得一作以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舊校云

言一作寧亾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

不極至極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

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亂為定以毀為成以危為寧也故

殷周以亾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殷周以亂而亾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

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其所不疑者不可而行之故以為過不過乎所

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不敢施故不為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

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

不疑其所已知知俗主所專用而賢主能以法制行之以度量揆之以數術驗之若此則是非無所

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失過也夫堯惡得賢天下

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

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

成也成其治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逮及也也奚何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知其上其不知也其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學賢問

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昌盛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為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

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存其國也傳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此之謂也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道猶大也賢者之道唯義所莊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故見賢者

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在上

在上位在上○自主賢世治在下又見後觀世篇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在下

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無天子

二年西周亡十年而始皇帝繼為王又二十六年始為亂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未為皇帝之時注非是亂

莫大於無天子○亂字舊本脫在上注無天子則疆者勝

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舊校云今之世當之

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

中僻遠幽閒之所所處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得賢則欲而得為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

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

百三十四並作茲泉舊本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

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

知與不知也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眾

○舊校云令一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令猶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而用也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

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

士矣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亾

也○案勝書說周公見精論篇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訛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

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詩云有晦淒淒興

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晦陰

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為證錢詹事曉徵作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

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膺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者興雲祁祁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露露彼菅茅語意正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三王之佐皆能以公

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

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無公後務大篇作無功公亦功也古通用

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

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

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

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

於周禮為太宰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

咎吉乾下巽上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

也復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無咎故吉也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

占日看利卷十三 務本

無有異故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欲多○臨財各本

列近則持諫列位也持諫不公將眾則罷怯罷勞也怯無勇以此厚望於

主豈不難哉多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可一作不

臨財物資盡則為己盡猶畧也無不若此而富者非盜則

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

為誣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詐誣之道君子不由

也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

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用

也賢而已猶有患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尚己所制也釋

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言身者已所自制也釋已而

道也諄之未得治國治官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

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

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

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

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必反情然

後受也反情常內省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大雅曰上帝臨

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大雅大明之七章也言天

敢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

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衰亂桓公之薨蟲流出戶蓋不聽

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案務大論鄭君問被瞻義不

死君不心君殊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

知本矣嗣君平侯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

呂氏春秋卷十三

三

務本

七日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

旗覆也。○旗當與綦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旗一作綦

作揭梁伯子云觀注訓覆則作綦為是綦即冒也

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

既足以正殊俗矣

殊俗異方之俗也

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

四荒矣

四表之荒服也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

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

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

名聖賢之名

夫大義之不成

既有成矣已

○二字當衍其一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

乃文

逸書也

故務在事在大

為事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

羣抵天翟

常祥不庭羣抵歧不周舉當亦與上文為一類

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

皆獸名不周山在翟○蟻蛆未詳所出或是獾狙亦可虫豸作水

十八叙字乃即事師
五入之六四之物

大則有蛟龍龜鼈鱣鮪

魚二千斤為蛟龍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鼈

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鼈魚皮可作鼓詩云鼈鼓辭辭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商書曰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存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

之怪異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長大也大故可空中之無澤陂

也井中之無大魚也

淮南記曰蠶房不能容鶴卵此之謂也

新林之無長木

也

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久信也季子曰

○後務大篇作孔子曰梁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為是

燕雀爭善

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

○姁姁後作區區孔叢作

煦煦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

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

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

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後句上有而字此脫其為寵突近也

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

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

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

恃○後作贊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

蟣蝨氣烝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

王術見務大論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未世

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見務大論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

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論

論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慎人 四

上之遇合 必已 高氏

呂氏春秋訓解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

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殖之謂務其人也務猶求也務其

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人多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

孝為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樂

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人臣孝

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

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士民孝則耕芸

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

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

云御覽七十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

七罷作敗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

有虞也紀猶貫因也○案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綱字注

軒轅帝顓頊高陽方與下相配貫因劉本無因字夫執一

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

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

輕所重謂其親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

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先

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究於四

海究極此天子之孝也會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

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也莊事君不忠

非孝也忠正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朋友不篤非孝也篤

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勇於義勇而立五行不

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商湯所會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

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謂貴德

為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

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

幼為其近於弟也會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

子弗敢廢置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故舟而不游道而

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行

弱畏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

廟○注免字舊本作逸訛今改正 養有五道修宮室安

牀策節飲食養體之道也 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

道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 列別也青與赤謂

也 章以極目觀故 正六律 六律黃鍾太簇姑 五聲 五聲宮

曰養目之道也 洗 蕤賓夷則無射 五聲 商角徵

羽 雞八音養耳之道也 以 八音八卦之音雜會之道 熟五穀烹

六畜餼煎調養口之道也 聽 耳故曰養耳之道 熟五穀烹 餼顏色說

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 志意故曰養志之道 此五者代

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性可謂為善養親也 樂正子

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 同 案祭義亦作數月 不出猶

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敢問其故也 故事 樂正子春日善乎而問之 而汝吾

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

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

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 獨 嚴親之遺躬也

體 民之本教曰孝 始 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 行敬

敬可能也安為難 安寧其 安可能也卒為難 終 父母既沒

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 此

皆祭義之文舊本獨少 禮者履此者也 履 義者宐此者也

信者信此者也 彊者彊此者也 樂自順此生也 順 舊校云

刑自逆此作也 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 雖久無功 所得

呂氏春秋卷十四 本味

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其治以立其功名故曰得賢之化

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事化承上文之言舊校云故曰

其本在得賢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佻讀

獻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焯猶庖也察其所以然省曰其母

居伊水之上孕任身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願

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

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以其生於伊水故

而黃氏東發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為地名且為之

辨曰此書第五紀云纘項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

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据本非也同

於空桑引傳記與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舊校云長而

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佻氏喜以伊尹媵女○舊本作

媵送女段云說文併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佻氏以伊尹併

女併送也則為送二字明是後人所增入媵已是送無煩

重累言之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以用也○以

今刪正孫云御覽四百二作無不以也又此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為媵言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不謀

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皆盡也危

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也固必士有孤而自

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熄滅社稷必危殆

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

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

功也○續耳尸子韓非子作續牙漢書人表作續身皆隸

轉失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之○伯

呂氏春秋卷十四本味

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間也志

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

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

琴者伯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為世無足為鼓琴也非獨琴

若此也賢者亦然禮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其治國也雖有賢者而無

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

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湯得伊尹被之於

廟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薰以萑葦四燔以燿火燿字續漢書禮儀志中注亦同今本脫去耳

以犧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臬燭以照之燿以牲血塗之曰燿燿讀

日權衡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說湯曰可對

而為乎對字訛當作得御覽八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

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

者腥肉攫者燥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攫者攫擊肉而食之謂

鷹鵬之屬故其臭燥也草食者食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

猶美若蜀人之作羊腊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五行

以臭為美各有所用也九沸九變火為之紀紀猶

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五味鹹苦酸辛甘三才水火九沸九變火為之紀

品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時疾時徐滅腥

去燥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

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

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

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諭說若射御

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也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注馬口似當作馬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也甘而不噉足○噉乃噉字之訛後審時篇得時之黍食之不噉而香玉篇於縣切又酉陽雜俎亦云酒食甘而不噉酸而不酷○案玉篇引伊尹曰酸而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腴言皆得其中適○腴字書無攷案今人言本此肉之美者猩猩之屑獾獾之炙

其形未聞○舊校云獾一作獲今案南山經云青邱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注或作濩濩則此獾當作灌獲亦當作濩若獾從多則是獸

尾上述蕩之擊獸名擊讀如捲梳之梳擊者踏也旄象之肉也旄旄牛也旄在西方象象獸也初學記引作迷蕩也約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日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案此論味之美者何忽及於飾乎楚辭招魂王逸注約屈也九屈難解屈必是屈之訛玉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皆為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屈有屈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誤衍

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古卯字也流沙自流行故曰流澤之山也二處之沃民所食食鳳卵也沃之國在魚之美表有鳳皇之卵

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鮪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其山經注引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子云此注不解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也

觀水出焉是多文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

鯨魚形狀與此同

鯨魚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

鯨魚形狀與此同

鯨魚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

鯨魚形狀與此同

鯨魚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

鯨魚形狀與此同

鯨魚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

鯨魚形狀與此同

鯨魚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

而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
 飛山經之蕒草其狀如葵里蘋大蘋水藻也○郭璞以蘋即
 其味如蔥食之可以已勞壽木之華
 死故曰指姑之東
 壽木術十引作括姑則枯亦括之訛
 國有赤木兮木之葉焉南記曰軼鶴雞於姑餘是也赤木
 多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也○注鶴
 雞舊訛作題難今據淮南覽冥訓改正餘脊之南
 督南極之崖一作舊校云
 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餘脊
 山名也有嘉美之菜故曰嘉樹食之而靈若碧陽華之芸
 青色○注靈字舊作虛今據齊民要術十改正陽華之芸
 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雲夢之芹
 芳菜也枉吳越之間孫云楚澤芹生水涯○
 菜之美者雲夢之葦徐鍇云此呂氏春秋伊尹對湯之辭
 其為狀未聞盧云案說文有遊字云菜類蒿周禮有蒹菹
 又有芹字云楚葵也俱巨中切又出葢字驅蒿切今案葢
 亦是芹凡真文韻中字俱與支微齊相通不勝枚舉但以
 從斤者言之如沂圻旂祈願蘄等字皆可見祭法相近於
 坎壇讀為禳祈左氏傳公子欣時公羊傳作喜時謚法治

典不殺日所祈亦作震則具區之菁
 可知葢之即為芹無疑矣具區澤名吳越
 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
 薑招搖之桂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
 駱之菌鱸鮪之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鱸鮪大魚也
 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
 仲子云初學記引作揭雩形鹽宰揭山名處則未聞○梁
 之露其色紫御覽十二同長澤之卵
 飯之美者兮山之禾不周之粟飯食也兮山處則未聞不
 西陽山之稌南海之秬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南
 謂之繫秬黑黍也○孫云案說文禾部秬字注伊尹曰飯
 之美者兮山之禾南海之秬注糜舊訛糜又繫舊訛堅今
 皆改水之美者三危之露
 正三危西崑崙之井
 名曰搖水沮漸如江
 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

冀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原本也○曰山當是白山高泉

中山經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崑崙山常山之

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有覈曰果無覈曰蔬

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陽

處皆有甘櫨之果○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記說文

櫨字下引作青鳥師古漢書注訛作青馬海外

北經注引作有甘祖焉祖音相黎之祖又不同

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

漢水名出於嶓冢東注於江石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

耳菜名也所以致之致備味也

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以

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

者止彼在己彼謂他人已成而天子成

天子孟子曰得乎上民

為天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

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要約也越越輕易之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

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於牧野故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勤勞國事以至薨沒

故文王哀有不怠羨里之醜時未可也

紂為無道拘文王

恥也所以不伐紂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

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拘於羨里之辱文

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董擊鐘鼓示不與紂異同

也武王以此為恥而不怠也○王門即玉門古以中畫近

上為王字王三畫正均即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

管子卷第十四首時

門也注擊字舊本缺據淮南注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立為天子也甲子之日尅時固不易得也固當太公望東夷

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夷之士

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聞文王賢文謚也經天故釣於

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伍子胥欲見吳王

而不得吳王僚也王子光之二字為夷昧似順而實非也梁

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為夷昧之子光為諸樊之子漢書

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為壽夢庶子夷昧庶兄

而光為夷昧子先儒皆從史記不從世本乃高氏於當染

簡選察微三篇注云夷昧子光於忠廉篇云光庶父僚皆

依世本為說此處若依劉汪改本是又依史記為說且誤

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為夷昧之庶子而不自知其矛盾矣

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長子為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

文王子光即於此注內帶見亦是今去子光

而改夷昧尚贖一王字未去所改未為得也客有言之於

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光惡子胥之

言辭謝顏貌不受其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請

也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願令王子居

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帷

手者為說霸國中見衣若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

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

必用之俱坐聽其說說畢王子光大說子光大說其將

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

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九戰九

勝追北千里北走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射

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

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父兄

呂氏春秋卷十四首時

故子胥射其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鄉者始
 宮鞭其墳也於吳境待天時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鳩齊人學墨
 須楚之罪熟也之子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
 駟也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
 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
 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近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
 之時不成其王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
 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
 人亦不可離之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
 勤勞○注大字疑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有從
 人之訛即別字時至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
 千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尹傅說是

也 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
 子高其義而不殺讓讓卒不止終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
 得斬襄子禰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水凍方固固堅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
 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
 不知不知其葉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葉事之難易不在
 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鄭子陽之難獬狗潰
 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齊高國之
 有獬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獬狗也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眾因之以殺二子逐
 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況乎以人為唱乎
 飢馬盈廄嗥然未見芻也○御覽八百九
 嗥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動猶亂世之民嗥然

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

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是以

魯國略取徐州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

萬民不附是以衛人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

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

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之者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

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首時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

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

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使之者以

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

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

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

復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

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

禁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也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

性讎用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也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築

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習久

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

人此之謂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氏羌之

久習也氏與羌二種夷民言氏羌不憂其係纍而憂其

死不焚也

焚燒也

皆成乎邪也

不得天正氣

故賞罰之所加不可

不慎且成而賊民

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

城濮楚北境之地名

召咎犯而問曰楚

眾我寡奈何而可

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咎犯○古咎與舅同

咎犯對

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

足猶厭也詐者

謂詭變而用奇也○舊校云一本作以力君亦詐之而已

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

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

言盡其類

詐偽之道

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不可復行

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

而敗楚人於城濮

敗破也

反而為賞雍季在上

上首也

左右

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

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

務也

務猶事

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

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

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則成焉

移猶歸

成乎詐

其成毀

雖成必毀

其勝敗

雖勝後必毀敗

天下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

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

居五霸之一

勝而不知勝之

所成與無勝同

同等也

秦勝於戎而敗乎殺

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

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

楚勝於諸夏而敗乎

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

柏舉

莊王服鄭勝晉於邲故曰勝乎諸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

無勝

武王得之矣

得猶知

故一勝而王天下

一勝剋紂

眾詐盈國

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

亦從內發之也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

五人高敖為首

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

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韓非難一淮南記趙世家作

作高赫史記趙世家作張孟談曰晉陽之中敖無大功賞高共徐廣曰一作赫

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

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敖惟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

失禮一人謂高敖○王伯厚云趙襄子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辯其妄為六軍則不可易易

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

智伯斷其頭以為觴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為酒器遂定三家韓魏

趙也豈非用賞罰當邪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

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故桀紂雖

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

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

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

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

於此顯榮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亡國之主不

聞賢亂以譬之若良農穡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

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始也始在於遇時雨遇

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王恐召范

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說苑權謀篇四水今之饑此進諫語與下文略同

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與之名不患後患

其王吳王夫差也○正文其王舊本脫其字今據注

增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

王越王句踐也

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

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

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

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入通

○說苑無人字

仇讎敵戰之國也

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

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

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九江說苑作三江

故曰

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

吾仇也

○御覽八百四十養作豢

財匱而民恐

○說苑作怨

悔無及也不若

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術

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

代事也

先王謂闔閭也代更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

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

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

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

乃攻之夫差為擒

夫差吳王也擒為越所獲

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息

蔡二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柰何蔡侯曰

息夫人吾妻之姨也

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此之謂也○案此乃蔡哀侯也

注誤又女弟當作女兄弟

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

之

○舊校云一作

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

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

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傳曰易也

趙簡子病

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

趙簡

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暮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

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

夏屋以望代俗也俗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一作舊校云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

請以其弟姊妻之案弟姊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

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襄子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

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馬郡盡似當在上節之下言善

馬俱盡也注欠順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

欲代君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

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舞者操兵

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

○疑之磨筭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筭之證○舊校云

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

自踐楚文王趙襄子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

長攻

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

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

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

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澤之湛滯

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

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苦勞也舜之耕漁其賢不

肖與為天子同同辭也○注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

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濯灌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

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

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

之盛○孫云振振王元長曲水詩序殷殷均乎姚澤李善

注先引此作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引

此作輒輒殷殷莫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引或為殷殷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案此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輒字在田字紐下引天子輒輒啟啟莫不載悅注喜悅之貌又十九臻有殷字引呂氏春秋

注云殷殷動而喜貌輒輒殷殷皆與呂氏今本不同而舜又互異說文欠部啟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支从受皆非舜

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

見盡有之也○王伯厚云疑與咸邱盡有之賢非加也益加

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亾

號而虜晉號當為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

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

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亾號誤矣揚子雲恨不及

其時車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

載其金枝秦大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繆

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

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避君

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

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御覽四百二此下有號曰五殺大夫六

字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

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宰予備矣當

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

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舊

校云伐一作拔案風俗通窮通篇作拔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

不禁藉猶辱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

所醜也若此乎醜猶恥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

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

入子貢曰莊子讓王篇及風俗通俱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

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

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拘莊子風俗通並作抱以遭

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

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

茂也眾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

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為霸君故曰

得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弦

歌烈然返瑟莊子作削然反琴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抗然子

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

之如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道也達亦樂樂其善也所樂非窮

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窮極不為達顯

故一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

窮達變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水之北曰陽輕天下其節也故許由虞乎潁陽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

潁水之北故曰而其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

樂乎潁陽也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其國得乎共首所

謂道遙得志乎共山之首爾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開春論注又以其伯為夏時諸侯大誤盧云案誘時竹書紀

年猶未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

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句下當疊一時字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

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

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

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此天子之

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言不知聖人不能用亂

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

其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

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處居也不為苟易邀於俗取容說也必審諸己

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

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凡能聽音

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

善一作喜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二

善一作喜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二

也不繆五聲無失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也說之道亦有

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人有為人妻者人告

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謂終死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

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姑知

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釋名俗或謂舅曰章又曰不可

畜因出之以為盜竊犯七婦之父母以謂為己謀者以為

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不知其女之所宗廟之滅

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故曰遇合也

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

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

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厲女以婦德

疏故曰雖醜何傷明說惡也○厲舊作厲案屬與下付與
意復觀注以勅為訓則當作厲字因形近而訛今并注俱
改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

昌蒲菹昌本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

而居海上苦傷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

也去離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雉麋椎頰廣顏

色如漆赭麋舊作麋案李善注左太冲魏都賦劉孝標

眉與麋同今定作麋椎舊本作雄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

注作椎今從之廣韻作狹頰廣韻頰色如漆今漆赭舊本

作淡赭校云一作沫赭沫或淡字之誤沫即漆字垂眼

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垂眼

臨鼻舊校云長肘而盪盪選注引正文作盪股今脫股

字誤為盪入注中陳侯見而甚說之選注引高誘曰醜

而誤增二字也

注醜惡無德正相反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

病不能往使敦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舊

校云怪一作知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

告之合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

之是侮也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

喪喪滅也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讎麋貌惡足以驚人而其言足以亡國也而

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亾而友不衰友愛敦洽讎

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夫不宐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

於滅而愛之不衰廢也夫不宐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

惡無德不宐見遇而反見遇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

如此者不必久故曰必廢也賢者至道宐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

亂世之所以衰也之故國不治所以亂也世不知賢不肖

所以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宐遇而不遇也凡舉人之

衰也

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國必

殘亾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尚幸所遇

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

其身舊校云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裔也故曰賢聖之後

以殘其身也并病其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為楚所滅

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殺之

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此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

處龍逢各本皆不作逢仍之紂之亂而佯狂也惡來飛廉桀紂亾殺忠臣人主莫不欲

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夫

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鴟差葦宏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葦

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

必已

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所壞故衛奚知其不得沒也及范吉射荀寅叛其君萇宏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萇宏不當其罪故血三年而為碧也○衛奚左傳作衛侯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子悲衛侯已殷王高宗子也會參以其至孝見疑於莊子行於山其父故為之傷悲也○注以字舊脫今補

中○舊校云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知舊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

死○舊校云一作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

不材之閒材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

德則不然無詆無訾○莊子山木篇作無譽無疵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冒專為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三變故以為法也一曰禾中和○注禾

三變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而浮游乎萬

物之祖始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言制作喻天

地不在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禮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

者神農少典之子赤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帝以此為法則

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轉成則毀大則衰

廉則剝剝缺傷尊則虧直則骹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顛故曰則虧骹曲也直不可久

故曰直則骹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此約合則

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二語而失之

離愛則隳隳廢也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胡不肖則人欺詐之

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

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沙為耦蓋地名也盜求其橐中之載

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

○列子說符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

必愬我於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為辱愬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

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也於是相

與趨之趨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為賢人故○盧

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缺使盜知其為賢人故也下注當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為勇士故也此則與

上文一意相承所謂如此如彼皆不可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

引孟賁過河先於其伍古伍字作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先其伍超越次弟也撻暴辱

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

指植豎指直○御覽三百六十六鬢作鬚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動也播散也

入猶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涉無先者孟賁也又

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為勇士故也知與不知皆

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不

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盧云此二句頗似注中語誤入正文若直接上注猶未

可必之下正相照合注未一也字當為衍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桓司馬桓

離抵王使人問珠之所枉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離之有

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離離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於

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

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

○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適遭求珠之害故曰和調何益終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常歆羨張毅好恭門閭帷薄秦市之金豈亦知己之亦多誤乎

○舊校云帷一作帳聚居眾無不趨過之必趨與隸姻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而內逼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舊校云一作棄世謂不羣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身處山林巖壩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舊孔子行道而息○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選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間訓同吾馬何得不食子之

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已○一作本知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必已

三

必與一非不
不亦非人善也必不無不
不亦良愛也善人善也必
不亦善人必若保于之自
不亦善人必若保于之自
不亦善人必若保于之自
不亦善人必若保于之自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

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

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

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於達思窮顯不於得思喪喪也

得有失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

故思之薄冰恐陷沒也故日以言慎事文公所

義之經為頑求天下顛恐而患之顛驚也言者不同紛紛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

分分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

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

服羣凶眾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眾庶泯泯然亂有遠志離散也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也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

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惕懼

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

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

是曠之訛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盧云曠夏似言間夏

湯令伊尹為閑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

尹與未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

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未嬉云云亦即此

意是明明以伊尹為間謀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

於未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脫琰

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

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

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

亡夏今本紀年未有訛字此參用馬驢所引文據此則琬

琰不但為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

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

詩也詩志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

於未嬉未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

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也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

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

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

朝不易位農不去疇也疇畝商不變肆安其所也親鄰如夏如衣

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此之

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

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武王勝殷入殷

未下饗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鑄

封黃帝之後始誤也梁仲子云淮南倣真訓治工之鑄器

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云祝讀

如注病之注則知封帝堯之後於黎案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黎

亦相近此皆互易封帝舜之後於陳下饗命封夏后之後

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

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故又

問眾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

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武王於是復

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

盤庚之政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倉名賦鹿臺之錢以示民

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分財

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

食曰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所云已責責

古債字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箕子

注非也○靖似當作清七性切表商容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

異之也○靖似當作清七性切表商容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

師也故表士過者趨車過者下趨商容之里者三日之內

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

社大夫與謀為國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然

後濟於河舊本濟於倒從釋史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

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

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

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復服

○舊本作牛弗服今亦從釋史增復字

虎為旗甲鎧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

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至德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

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

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新序

甚作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

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

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

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舊校云愬一作遯字讀趙襄子

如號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為二虜哉注非是

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

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

有老人中人城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

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九人終人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

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今君有憂色何襄

子曰江河之大也長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暴雨日中不

須臾易曰日中則昃故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飄風一

耳即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飄風暴今趙氏

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亾其及我乎傳

知懼如此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

斯不亾矣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

同誤守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

持之其難者也

守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

守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

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也○舊校云取一作敗不達乎持勝也

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舉之不肖以有力

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耶人紇技墨子為守攻

公輸般服而不肖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

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

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肖以

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

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善持勝者以術疆

弱者言能以術疆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疆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

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

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

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

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間訓說

苑敬慎篇與此並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

酌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節邪篇作卮酒子反叱曰訾○韓非退酒也豎陽

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說苑作豎陽穀又曰

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

於口以醉絕止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飾邪篇使召

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

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

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
 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
 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十過篇作不以讎子反也飾邪篇
子反也皆其心以忠也忠愛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
 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
 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
 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獻公
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
 必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
 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櫪也君

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庭中
 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
 與馬而欲許之濫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
相依憑得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也
以近喻也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唇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
揭字似勝夫虢之不亾也恃虞虞之不亾也亦恃虢也
 若假之道則虢朝亾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
 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
 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
 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中山之國有瓜繇者智伯

欲攻之而無道也

瓜絲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魯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瓜舊本作夙何呢

瞻云當作瓜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由由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

猶為由由說文繫傳口部云云呂氏春秋有否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

遺之瓜絲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

唯則定國○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我

胡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瓜絲之臣也○我胡下

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

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赤章蔓

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

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瓜絲亡智伯滅之○韓非作

矣塞不行也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瓜絲之說塞矣

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昌國君將五

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

有楚高氏因本文五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尚

濟水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刻若類

掘若壘刻滅也若汝也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觸子

苦之燕軍必刻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

○舊校云北走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

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達子又帥其餘卒

達子齊人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

城門名也請金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惡

呂氏春秋卷十五

五權動

能給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

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其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於

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潛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日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

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

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

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

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驕夸

自大也夸詫而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

懼懼也猥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也猥乎其猥即猥字覺乎其

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

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

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慙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言深不可盡也正文也字舊

雜詩引風乎其高無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

極也疑此處脫文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就就乎就就讀

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吳假乎其輕俗誹譽

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宗本也與物變

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

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

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

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堯不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

以帝見善綖北面而問焉善綖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善綖莊子作

善堯天子也善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

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

而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

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

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

主而成之抱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

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

上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

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

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新序雜事五

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難一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

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

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

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

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夫相萬乘之

國而能遺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

舊作全也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

訛今改正

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日索法與人為法其唯子產乎也唯獨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

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反見翟黃踞

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文侯曰

段干木官之則不肩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

畜人也不肖受實者其禮之也禮敬也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

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

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

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誼也○
梁伯子云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

作上卿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在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為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閒音中閒恐訛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

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徒

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能王其

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此趙宣孟之所

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東脯以周昭文君之

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

○注重之舊作勝之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孟嘗君齊

之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古之大立功名與

下之食之
字
ヤシノ二

其禮之禮
禮
卑也

桃李之垂於行者
行者
行塗也
錐刀之遺於道者
遺
遺落也

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殃者皆以

此仁義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

以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骹

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作有桑之下淮南人閒訓作委桑左傳作翳桑有餓人臥不能

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罽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

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

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注謬憎

宣孟與脯二胸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胸今據

改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

覽八百三十六將作請持二字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

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斯猶盡也○詩大雅皇矣篇王赫斯

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為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

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

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

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

輦車也致也宣孟曰而名為誰而汝

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骹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伯○梁

云桑下餓人是靈輦鬪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為宣

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禽

小滅宗無大翟氏灑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

即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

期多寡期於當陌云耳未知禽艾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

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

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其城藩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呂氏春秋卷十五報更

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柔下
之人去患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
字亦脫今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博之
案文義補博廣博則無所遁矣遁失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
為可博也受氏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
人張儀材士也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將
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
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畱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
○舊校云或一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
作嘗嘗猶歎也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
資之至於秦畱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
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重過萬

乘也張儀令秦惠王師之師昭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
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
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
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齊策禮謂
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
侍見也○侍舊作待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名也侍
訛今從齊策改注同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而薛亦不量其力
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
攻薛薛清廟必危○衍下薛字齊策作荆故曰薛不量其
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
日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

坐拜之謁○坐拜策雖得則薄矣薄輕少也○得舊說故

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枉危厄之中危○

厄策作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

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

因其往而與往助也猶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

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其命順

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

也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蹠足馨欬○舊本訛作惠盜見宋

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疾言曰寡人之所說

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惠盜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

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

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

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偃字之訛四

十五年與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實六十年也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使

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不可

可中如此者大王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

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

欲知也惠盜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盜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
 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居四累之上大
 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
 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即指上所言王曰
 層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王曰
 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惠盜對曰孔
 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孔丘墨翟無地為
 君以尊德無官為長以道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誠有其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
 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盜趨而出宋王
 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

可服囚矣囚猶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疆
 大矣惠盜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荆王曰先
 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
 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鏡也此王曰何謂也對曰
 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
 覽三百五十六引墨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
 以甲臣弗得也得猶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
 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其其
 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
 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
 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

安也○舊校云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
人則一作久則者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
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
知誰賢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
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
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
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
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為唱歌歡之役人得其所
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
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上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其人事則
不廣廣博也成亦不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
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北方有獸名曰蹶
○說苑復恩篇作蹶爾雅鼠前而免後趨則跲走則顛常
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蹶爾雅作啞虛說苑蹶有患
為蚤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爾雅作啞虛說苑蹶有患
害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
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
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
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

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

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

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

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

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

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士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

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

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為子順語餘亦小同

大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却舍却賁置也服退也

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却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乏○七字舊本訛

在上句又乏作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今依孫校改正

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孔青曰

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注謬甚敵齊指齊人為敵人也我緩之

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

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

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

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

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

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

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

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

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咸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

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君其勿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

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興驪土之翟定天子

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於是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

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

是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

犯之謀也出亾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

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

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

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

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

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

也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于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心也授

喜之故曰因人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傳曰眾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眾曹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案周語下淪州鳩對周景

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立猶行

也陸而至也古者車皆立乘故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

秦越遠塗也也崢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崢正也武王

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

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尙未

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

矣謂箕子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

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武

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賢

者出走命曰崩崩壞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

王王使衛巫監誦者得而殺之乃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

駕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朝

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

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俟周師武王見之膠鬲

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之殷也膠鬲

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

報矣報白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

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

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

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

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

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

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己

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

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

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

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夫
 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
 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
 也十一字案此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禘國
 淺陋必非本文○舊校云一本
 裸入衣出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
 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
 服也而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
 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
 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
 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釐夫宋未之聞或云為
 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豨推此言之
 不得謚為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秦族訓云孔子欲行
 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
 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為
 也注過宋野舊作于
 野訛今依左傳改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

上之為之一字衍

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
 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之
 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文
 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訛今改作道國雖大
 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不
 亾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胡
 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
 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
 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
 ○舊校云言一作世故古之命多不通
 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校云
 合一作同殊俗
 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異○舊本異上亦有
 欲字係誤行李本
 無今口惜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
 從之

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

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

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

○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

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

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

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案意林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吳也○注夕

吳疑晷之誤孫云李善注陸士衡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

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

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脔舊本作一脔訛盧云脔與鬻同舊本訛其下而日抄

引作肘又脫其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脔割輪焯之語集解引郭璞曰脔音鬻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脔與鬻同今定為脔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鬻他書亦皆作

一鬻知一脔之即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雍水○舊校云為一鬻者少矣

雍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

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

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瀧水而其時不知其長益也

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

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

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

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夭折

日殤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

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

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

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

不期乎鏌鋹鏌鋹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鏌鋹良馬期乎千里

不期乎驥騫騫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騫因曰驥騫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

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

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舊校云契一作刻

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

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時舟求劍者同也

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

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

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

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